

列 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人 民 水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

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32,000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53 定价 0.12元

目 录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1
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六条提纲	52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¹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状况与 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取得了和平，——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固的和平——就能够在相当期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

1918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第四段（或第四部分）中，——即在谈到劳动者的自觉纪律，和同混乱、捣乱等现象作无情的斗争的这一段（或这一部分）中²，已经把这个任务向一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明确地提出来了。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和平之所以不稳固，自然不是由于这个共和国好象现在想要恢复军事行动；——除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等等）外，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会想到这种事情。和平之所以不稳固，是由于在东西两方与俄国接壤的、

拥有强大军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主战派，随时能占上风，这些主战派因为俄国暂时软弱而垂涎，并且又被仇视社会主义和酷嗜抢劫的资本家们所怂恿。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说来，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和平保证，只是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已经达到最高限度的争执，这个一方面表现在西方的屠杀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在重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在日美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统治权的帝国主义竞争非常剧烈。

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处于非常不稳固而极端危急的国际状况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全部客观形势给我们的这个喘息时机，来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严重创伤，来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真正多少增强一些国防力量。

同样很明显，我们对于西方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这就全看我们解决我们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

顺利解决我们当前首要的组织任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其次是劳动群众中一切有觉悟的分子，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间

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消极的或破坏的工作。而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则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或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所以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是因为不仅当时受资本剥削的群众本身散漫，不够成熟，因而反抗表现得极其微弱，而且也因为那建筑在无政府状态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在广泛而深入地自发发展着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作为基本的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的劳动群众能够积极参加独立建

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但是这只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即对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实行普遍的最严格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现在已经执掌了俄国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过程，特别明显地表明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特点的现时历史转变究竟何在；这个历史转变使苏维埃政权必须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要重新提出新的任务。

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无论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策烈铁里之流与克伦斯基、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中，这个任务都曾占着首要地位。现在这个任务虽然还远未完成（而且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的），但是它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因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显然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的。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且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这个任务绝没有彻底完成，并且还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一方面是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³，另

一方面是他们的应声虫和走卒孟什维克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⁴，仍然企图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这个任务，在1917年10月25日到（大约）1918年2月，或者到鲍加也夫斯基⁵投降这个时期，便已经大体解决了。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当然，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努力解决过这个任务，可是，当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国内战争形式反抗的时候，这个任务**便不能成为主要的中心的任务**。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穷人，从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交给劳动者。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的主要任务**过渡到管理**这一主要任务的特征。

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基本上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紧接着就要解决管理**这个任务。我们必须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

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并且这也是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前的总口号

条件极端苛刻而不稳固的和约，战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其代表为克伦斯基和维护他的孟什维克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遗留给我们的极度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的当前客观形势，必然使广大劳动群众感到极端疲惫，甚至筋疲力尽。他们迫切要求——也不能不要求——相当的休息。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和资产阶级恢复已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企图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内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不顾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在实际上来解决正是维持社会生活的这

些基本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使俄国稳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点看来好象是很奇怪的，其实因为上述种种客观条件，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由于当前情况中的具体特点，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关于土地社会化与工人监督等等法令，实际解决这些最基本的任务与克服开始走向社会主义时组织上的困难，是一物的两面。

精打细算，节省开支，不偷懒，不盗公肥私，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口号，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自己的剥削阶级统治地位，并且被革命的无产者正当地讥笑过，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经变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了。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们（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由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取得社会主义彻底胜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那些鄙视和拒绝把这些似乎是极其“陈腐的”和极其“庸俗的”口号当做首要任务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小农国家推翻了沙皇制度才仅仅一年，摆脱克伦斯基之流的统治还不到半年，当然遗留下了不少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而每一次长期反动战争伴随来的野蛮残暴行为

又更加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同时还有不少悲观失望和无端愤怒的情绪；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走狗们（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挑拨政策，那末，非常明显，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工农要使群众的情绪完全转变，要引导他们过渡到正确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需要多么长期顽强地努力工作。只有由贫苦群众（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实现的这种过渡，才能完成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对最顽固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的胜利。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达到了1793年和1871年的那种程度。我们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程度，并且在一个方面毫无疑

义还走得更远一些，这就是在全俄国宣告成立了最高类型的国家——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已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什么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是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我们还没有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的那些企业和经济部门中实行计算和监督。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便绝对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同样重大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决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我们还必须无条件地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可是这样规定的任务是不确切的，不具体的，其中并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即是为了保障**今后的进攻能取得胜利，应当马上“停止一下”进攻。**

关于这一点，可以把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比做某一支常胜军的状况来加以说明，譬如这支常胜军，已经夺取了敌人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是它却不能不停止一下进攻来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并且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一下进攻，正是这支

常胜军队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土地，为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只能加上引号，就是只能用比喻的方式，来谈“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停止一下进攻的通令，可以真正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要我们放弃继续剥夺资本，这也是谈不到的。这里所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迄今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我们现在只有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才能解决这个任务，才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才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是否等于承认以前做的是犯了某种错误呢？丝毫不是的。我们再

拿战争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队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末，要取得这个限度以外的胜利，就须要调来重炮队，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队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对不是承认轻骑队的胜利的攻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常常责骂我们用“赤卫队”来进攻资本。这种责骂是极其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奴仆之口。因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是**当时**各种情况绝对要求的：第一，**当时**资本曾以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都托夫和鲍加也夫斯基等人为代表，进行军事反抗（而格格奇柯利目前仍在反抗）。要粉碎军事反抗，就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所以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能支配具有各种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因为他们要不是参加在鲍加也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就是还能用**怠工**来进行不断的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摧毁

了他们的怠工。“赤卫队”对资本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当的，在**任何形势之下**都是适当的，此外我们再没有同资本作斗争的别种方法呢？如果这样设想，那就是幼稚无知。我们虽然用轻骑队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队。我们采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能够采用管理的方法来取得胜利。当形势改变的时候，应该善于改变对敌人的斗争方法。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拒绝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须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而且胜利地结束了）的时候，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这土壤上绝对不能再生长出任何资产阶级的这种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还把“赤卫队”进攻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更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必须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于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超过。而专家，因为受了过去培养他们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末，我们在打破怠工以后，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的专家完全服从我们。由于一般的组织计算和监督工作相当“晚”，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还没有造成**那种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到职服务”，但是国家要利用好的组织者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薪金），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自下而上的全民计算和监督的局面。有了这种局面，就必然能使这些专家服从，并且吸收他们来参加工作）。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了解情